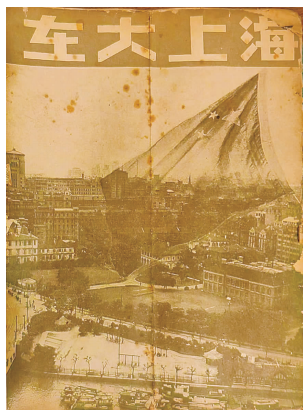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珍藏的一本书

国旗飘扬在大上海

□ 钱克健



动派”“反银元斗争”“肃清匪特”“粉碎敌人封锁，恢复生产”等重大斗争活动，还展示了人民欢庆解放举行的盛大游行、对外交流、工人阶级大团结、妇女翻身解放等内容。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，记载了城市获得新生、上海人民当家作主的完整过程，记录了战士的英勇，人民的力量，解放的欢欣……每幅

照片的背后就是一个生动的故事，就是一股人民当家作主的豪情！

我是在孩提时代从父亲的书架上发现它的。记得当时翻阅飘着油墨香气的画页，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了解了上海获得新生的全过程。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岁月，它陪伴我度过了少年时代。

再见画册，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一天，我见父亲端坐书桌，轻轻翻阅画册，并将纸张一一抚平，我诧异它竟安然无恙。父亲边翻阅边解说着图片的故事，原来父亲参与了图片中的不少活动，比如亲眼目睹了解放军露宿街头，亲自参加了欢庆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全城大游行，亲身经历了大轰炸、打击银元活动和各种重建城市的活动。当年身为工会干部的

父亲，将参与这些活动的经历视为生命中的珍宝，在这本画册中，父亲看见了当年的自己，看见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。父亲眼中露出一抹亮色，那是为青春骄傲，为共和国自豪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中特意留下了这本画册，并保存至今，时不时会取出细细品阅，试图体验父亲当年参加各项活动的心情，更想重温当年革命前辈的奋斗精神和人民迎接解放的喜悦。我发现，每次翻阅都有不同的心得。其中有敬意，有感叹，有反思，有探究。我景仰新上海诞生时的英勇战士，我敬佩市民们迎接解放时迸发的激情，更为现今社会重归理性法治感到欣慰。

这不仅是一本历史久远的画册，更是一个历史瞬间的记载，还是一代志士仁人的奋斗史。它是父亲心中的骄傲，更是我永不褪色的记忆和珍宝。

灯

□ 静安区协和双语培明中学 严凌瀚

人们常常把灯视作“人类的朋友”。放置在我书桌上的台灯换了多个，白炽灯、节能灯、“小米”灯等，一盏比一盏强，有的还是触碰式的。在灯光的陪伴下，我读完了一本又一本书，写出了一篇篇作文。在灯光的陪伴下，我的英语和各科成绩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灯一直陪伴着我的学习生涯。

一次慈祥、和蔼的外公来看望我母亲，谈起1969年下乡时他来到黑龙江的一个小山村。当时农村很贫穷，许多山村都不通电。知识青年劳动归来，不顾一天的劳累，借着暗淡的煤油灯灯光学文化，读小说，写通讯，出黑板报。突然一阵风吹来，灯灭了，油也耗尽了。他们只得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文化。尽管那时候条件很艰苦，但我外公学习的热情很高，常常攻读到深夜。书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回城后他通过上夜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，后来成了一名记者。是啊，现在我们的学习条件比我外公那时强多了，不用再为灯光的事而发愁了，学习劲头应该比外公更足，成绩应该更好！

灯也是一个城市的标志。三十年前浦东许多地方还是农村，道路泥泞，矮矮的平房。一到晚上一片漆黑。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，高楼林立，地铁纵横，人流如织，一片繁荣景象。入夜灯火通明，璀璨无比。过节时，家家户户彩灯高挂，喜气洋洋。这里简直成了不夜城。

从生活中的灯联想到另一种灯，这就是人生的信仰之灯。黄宝妹年轻时是纺织厂的一名挡车工，她创造了全国高产优质的纪录，被谢晋导演拍成电影《黄宝妹》。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，在人生道路上她没有停歇，而是不断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。建党百年，90岁的她荣获七一勋章。黄宝妹说：我心中有个信仰之灯——做个共产党麾下的一名好工人、好干部。复旦大学教授钟扬16年来奔波在空气稀缺、海拔6千米的西藏高原，收集数以万计的种子，建立了种子基因库，为中国的植物多样化作出了贡献。他积劳成疾，多次住进医院，但他都没有停下工作。钟扬说：我心中一直有个理想之灯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！

是啊，灯是明亮，灯是璀璨的。有灯的地方，就有光明，就有希望！我们还处在学生时代，让我们在理想之灯、信仰之灯的照耀下踔厉奋发，不断前行。



刊头书法 顾昀

集报成书

□ 陈茂生

很难准确记起“集报”始于何时，但那时肯定未想到日后会为无处摆放发愁。

二十多年前，报业昌盛。家里、单位随处皆有大小各类报刊，又有“《新民晚报》金牌读者”之名享五年赠报的便利。工余时喜欢看报打发时间；顺便剪裁一些名人名言、小故事、历史典故等并注明日期、出处；在厂报上写小文炫耀时派用场；一周下来也积攒有一沓。周日总有个把小时用在粘贴、打洞、装订上，也就有了20余本十六开大小的剪报集。以后《文汇报》和《新民晚报》出版发行厚厚的副刊作品选集，按当时薪资水平，买一本回家则属“高消费”；左思右想猛一拍腿：做一本作品全集岂不更牛？

于是见报都要翻一翻，允许就施“雁过拔毛”术；遇有免费派发就更不谦让；甚至还与居委会书记商量：小区阅览室堆放的过期报刊“能否让我挑一挑？”起初仅留副刊，逐步有了史海钩沉、突发新闻及餐饮等等分类。

前些年，每天报纸32版以上，大名鼎鼎的“夜光杯”皆为对开两版；撷取一日“夜光”，犹捧两叶清香绿荷；再以后“夜光杯”会恭列一页报纸正反面，便有正欲偷眼夜光时，已有暗香渗纸背的感觉。偶有疏忽缺省某日报纸，寝食难安总要想法子补上才算了结。所以这些年的“夜光杯”基本“全勤”，也算是做成全集了。

集报成书，制作是关键；一季新开，总要忙活几日。整理捋平一厚叠报纸，然后打洞穿线粘上白纸当扉页，再装上封底、封面，且封底要比封面厚一点，拿在手上更有质感。划好裁剪线找熟悉的广告店老板一切边，平日“游兵散勇”般的纸



■ 激扬（摄影）

沈妹宝

片立马“正规”了很多；为便于查找还要打印标识、书脊。如此这番，手上就像模像样地有了一本大开面“集报书”了，有闲情还在扉页上写点感慨并盖一方“铃印”，蛮有成就感的。随集报书渐多了为便于按图索骥亟需建个目录，所以平日翻看时总要在电脑文档里留下日期、主要内容、关注点的备忘笔记，虽是挂一漏万也是努力聚沙成塔。

费时周章的益处仅一：闲暇时，清茶一杯、躺椅一张；随意一口浅酌，抽取一本漫阅，宛若开启一个时光盲盒，不知下一页会是啥，时时充满期待；颇有点“临古人帖，温昔日书，拂几微尘……”的飘逸范儿。偶然看到熟人几年、十几年前指点江山的勃勃感言，赶紧掏手机拍张照片发过去，有欣喜的如获至宝“收藏了”；

也有早忘九霄云外的，回复一个感叹号或尴尬的微笑。

当然，阅碎片信息还需网报结合。譬如觅见一个标题“也谈《中国小说西译之嚆矢》”，对“嚆矢”俩字感觉完全陌生，上网一查才知“嚆指响箭射出后声音先到而箭后至，矢指箭，”原来是先声夺人、先遣队之意。只要有心，处处皆可长知识。

只是住屋并不宽敞，空间实在有限。在书架上“昂首挺立”的仅为一小部分，前十多年的已装满了柜子，再以后的把床底也利用了起来；还有一本本集报书逐渐成了碍手碍脚的“那一堆”。古人说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有些可能十年未曾翻过却不代表就是多余。对他人而言或只是一堆经过整理的废纸，对我而言，大事做不成，做这点事应该不难。